

中国历代名人

智谋

张文金 主编



中国历代名人智谋

张文金 主编

中国历代名人智谋

张文金 主编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00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80642-029-0

I·1 定价:14.80元

目 录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费无极智杀郈宛	(54)
石碣设计除暴君	(2)	孟尝君搜罗人的妙策	(56)
骊姬诬陷晋公子	(8)	田穰直法斩庄贾	(59)
崔杼计除齐庄公	(11)	西门豹智破迷信	(60)
毛遂自荐	(14)	孙武演兵斩姬	(62)
死马骨与千里马	(16)	孙臆寻找“无烟柴”	(65)
李园园的献妹夺权计	(17)	孙臆佯狂避祸	(66)
司马烹施计阴姬封后	(21)	围魏救赵	(70)
一鼓作气	(23)	商鞅三谒秦孝公	(71)
老马识途	(24)	苏秦宏论相六国	(73)
五张羊皮买百里奚	(26)	苏秦激张仪入秦	(75)
一鸣惊人	(27)	张仪三戏楚怀王	(79)
楚庄王下令绝缨	(29)	郑袖计除魏美人	(85)
齐景公气走孔夫子	(30)	蔺相如智胜秦王	(87)
蒯聩蔽奸早践位	(32)	苏秦自请车裂之谜	(90)
白圭经商术	(33)	吕不韦巧计夺天下	(92)
卧薪尝胆	(34)	李斯妙着从嬴政	(96)
西施的使命	(36)	王翦将兵多置田	(97)
范蠡的自保计	(37)	茅焦巧言谏嬴政	(98)
寺人披妙计赎罪	(40)	赵高矫诏立胡亥	(99)
郑武公的联姻计	(41)	破釜沉舟	(102)
孟任倚色牟权利	(43)	陈平设计救刘邦	(104)
二桃杀三士	(44)	萧何月下追韩信	(105)
巧舌如簧	(46)	刘邦从议拜韩信	(107)
为女人老襟争风	(48)	犯军令韩信斩殷盖	(109)
弦高犒军救国	(51)	背水一战	(110)
墨子智斗公输般	(52)	刘邦听计封雍齿	(112)

陈平设计除范增	(113)	谈笑自若	(157)
约法三章	(115)	刘备掷阿斗	(159)
刘邦巧搬蚂蚁兵	(117)	诸葛亮的知人术	(161)
张良功成不居	(118)	东吴招亲	(162)
刘邦的用人之道	(119)	孔明吊孝	(164)
李广计退匈奴兵	(120)	死诸葛吓走活仲达	(165)
奇怪的筵席	(122)	剖粪辨恶	(166)
田子春计弄吕后	(123)	曹冲救库吏	(167)
汉匈互施抛引术	(127)	贾诩授计曹丕固宠	(168)
陈平虚从吕后意	(129)	司马懿装病戏二曹	(168)
吕雉巧言拒爱息风波	(130)	阮籍为何常醉酒	(172)
陈平周勃安刘氏	(132)	贾南风陷害废太子	(175)
无中生有	(133)	王导尊君主三朝	(177)
曹参相国随萧策	(134)	石勒计赚王浚	(178)
汉武帝立子去母	(135)	皮里春秋	(179)
汉昭帝为霍光辨诬	(137)	温峤的脱身计	(181)
张禹曲志长居位	(139)	王羲之诈睡	(183)
王美人巧升皇后	(140)	王羲之智救灾民	(184)
冒顿智威东胡国	(141)	月光如炬	(185)
献貂蝉王允除董卓	(142)	摄政有为的冯太后	(186)
曹操妙策夺天下	(143)	杨广矫诏弑父	(189)
曹操尊或败袁绍	(147)	出其不意	(191)
刘备闻雷失箸	(148)	张允济辨牛	(192)
诸葛亮妙计出庄	(149)	兵不厌诈	(194)
诸葛亮、刘备互要擒纵术	(150)	李世民疑兵救驾	(195)
孔明说吴抗曹	(151)	玄武门事变	(196)
孔明给周瑜看病	(153)	唐太宗以诚笼臣	(198)
孔明借东风	(154)	唐太宗纳谏	(199)
周瑜打黄盖	(155)	任贤使能	(200)
望梅止渴	(156)	唐太宗用人之策	(201)
		齐心协力	(203)

唐太宗八难吐蕃使	(204)	杜太后金匱之盟	(251)
萧翼智赚兰亭帖	(206)	吕端大事不糊涂	(252)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相安无事	(208)	一笔勾销	(253)
巧对药谜结良缘	(212)	沈括巧言进谏	(254)
李勣巧对避灾祸	(213)	瞒天过海	(257)
姚崇遗嘱赚张说	(214)	借刀杀人	(258)
武则天扼杀亲女	(215)	种世衡使用反间计	(260)
武则天密谋掌中宫	(217)	投其所好	(261)
狄公巧解棺柩谜	(218)	以逸待劳	(263)
狄仁杰的处世为政之道 ...	(219)	刘后假子宠真宗	(264)
笑里藏刀	(224)	半部《论语》治天下	(265)
将计就计	(225)	寇准智审潘仁美	(266)
抛砖引玉	(226)	包公套破钉杀案	(269)
请君入瓮	(228)	包公智断抢亲案	(273)
模棱两可	(229)	包公智破奇案	(276)
失而复得	(230)	包公巧断死尸案	(278)
王之涣审黄狗	(232)	包公捉妖	(280)
巧验反书	(235)	包公审驴	(284)
钓凶手	(236)	包公巧断偷锅案	(285)
李隆基借势削敌	(237)	包公巧断牛舌案	(286)
唾面自干	(238)	包公巧辨偷鹅人	(287)
李林甫攀贵升迁	(239)	包公智赚合同文	(288)
口蜜腹剑	(240)	包公巧审哑子案	(293)
达奚盈盈偷汉魏国夫人受猜	(242)	贾似道的进退术	(295)
杨国忠因嬖入朝	(243)	岳飞智退金兵	(296)
唐玄宗割爱息军怒	(244)	朱元璋假神护己	(297)
金蝉脱壳	(245)	以儆效尤	(298)
杯酒释兵权	(247)	刘伯温受礼	(299)
赵匡胤兄弟重赵普	(250)	火烧庆功楼	(301)
		徐文长智戏李铁口	(302)
		徐文长智惩奸商	(303)

燕王装病起义兵	(304)	叶天士巧施惊痘法	(356)
解缙趣事	(307)	雍正帝绝情寡义	(358)
欲取姑与	(310)	李方膺画“风”	(359)
明宣宗计除高煦	(311)	郑板桥怪招惩富豪	(360)
焦芳媚主填空位	(312)	郑板桥智除赃官	(363)
况钟装愚	(313)	郑板桥巧罚恶盐商	(369)
海瑞断字	(314)	郑板桥智赶小偷	(372)
海瑞巧惩恶公子	(316)	林则徐救灾	(373)
海瑞妙棋减钱粮	(318)	智斩安得海	(374)
海瑞痛骂皇帝	(319)	王金发智除奸贼	(379)
王世贞著书报父仇	(322)	西太后计杀肃顺	(382)
何塘藏杯斩刘瑾	(323)	李连英割股弄权	(383)
唐伯虎画肖像	(324)	天王借刀杀东王	(384)
唐伯虎批状词	(325)	蔡松坡计戏袁世凯	(387)
唐伯虎诈癫骗宁王	(326)	袁世凯借刀杀爱姬	(389)
张居正阴谋夺权	(330)	于凤至智救张学良	(390)
崇祯帝计谋魏阉	(331)	冯玉祥智斗日本商	(392)
李时珍巧施“白虎汤”	(332)	白杨“斗虎”记	(393)
皇太极的反间计	(333)	溥仪三戏汪精卫	(394)
多尔衮诡计入中原	(338)	周恩来舌战胡宗南	(396)
清皇后巧劝洪承畴	(340)	梅博士舌战十国法官	(398)
孝庄文皇后惠子孙	(344)	毛泽东智斗斯大林	(399)
康熙除奸	(345)	毛泽东智破核讹诈	(404)
康熙买鱼	(348)	毛泽东的忍	(407)
康熙嫁女	(349)	叶剑英不露声色	(410)
纪晓岚三解乾隆难	(352)	邓小平智胜“铁娘子”	(411)
纪晓岚捉弄和珅	(355)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商朝末年，渭水流域兴起了一个国号叫周的强国。而它的国君就是有名的周文王。

当时，统治中原的商朝国君纣王整天吃喝玩乐，杀害百姓，什么坏事他都干。面对纣王的腐败统治，周文王早就想寻找机会，推翻商朝。可是，他发现自己手下虽然有了不少文臣武将，却单单少一个文武全才、能够统筹全局的人，帮他筹划灭商大计。因此，他经常留心寻访这样的大贤人。

有一次，周文王外出打猎，在渭水边上遇见了一位钓鱼的老人。老人须发皆白，看上去有七八十岁了。奇怪的是他一边钓鱼，一边嘴里不断地念叨：“快上钩呀快上钩！愿意上钩的快来上钩！”再一看，老人钓鱼的鱼钩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是直的，不是弯的，上面也没有钓饵。文王看了很纳闷，就过去和老人谈了起来。

这老人姓姜名尚。周文王在和姜尚的谈话中，发现他是一个眼光远大，学问渊博的人。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很有研究，特别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认为商朝的天下不会很长久了，应当由贤明的领袖出来推翻它，让老百姓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姜尚的话句句都说到了文王心里。文王恳切地对姜尚说：“我们盼望您很久了，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帮助我们治理国家吧！”说完，就叫手下人赶过车子来，邀请姜尚和自己一同上车，回到都城里去。

姜尚到了文王那里，先被立为国师，也就是最大的武官，后来升为国相，总管全国政治和军事。周文王的父亲太公季历在世

的时候，就盼望着有姜尚这样的大贤人了，所以人们尊称姜尚为“太公望”。后来人们干脆把“望”字省略去，叫他姜太公。

姜太公果然是个栋梁之材。他做了周文王的国相，帮助周文王整顿政治和军事，对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征服各部族，削弱商朝的力量，到周文王晚年的时候，已控制了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为灭商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姜太公的辅佐下，终于灭亡了商朝。

石碓设计除暴君

东周末年，卫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桓，次子名晋，三子名州吁。

州吁生性暴戾，喜武谈兵，动辄讲打讲杀，但庄公非常喜爱他，任其所为，一点也不加禁止。

大夫石碓是一个正直的人，国人对他很信任。他曾规劝过庄公，说：“凡做父母的，对子女要严加教育，不要溺爱过甚，纵得太过必生骄，骄必生乱，这是必然的道理。主公若想把王位传给州吁，便马上立他为继承人，不然的话，就要管制他，叫他不要这样横行放肆，免致日后搅出骄奢淫逸的祸患”。

这些话，庄公当作了耳旁风，对州吁的行动，照样不加干涉。

石碓有一个儿子叫石厚，和州吁的个性一样，好似是天生一对宝贝，经常同玩同游，并同去打猎，骚扰民居。石碓看不过眼，将石厚鞭责了一顿，并把他锁在一个空房里，不准他再外出去惹是生非。可是石厚恶怙难训，野性不改，竟然爬墙跑了，一直躲在州吁府里，不敢回家。石碓对他无可奈何，只可装聋作哑，把气忍在肚里。

不久，卫庄公死了，公子桓继承了王位，叫做桓公。桓公生性懦弱，毫无主张。石碏见他这样无所作为，而州吁又是那样嚣张，料定将来一定会生乱子，于是便借口年老，辞职归家躲起来，对朝政不理不问。

这样一来，州吁更加毫无忌惮了，日日夜夜和石厚商量怎样去夺取王位。

适巧周平王死了，太子即位。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各地诸侯要亲往去吊唁的，卫桓公于是整装准备入朝去。

石厚见到这个机会，欢天喜地对州吁说：“大事可成了，这一个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

“有什么计划没有呢？”州吁问。

“当然有啦！”石厚跟着说，“明天不是桓公要起程入朝吗，你可设宴在西门外，假意给他饯行，预先埋伏五百名勇士在门外，敬酒的时候，乘机把他杀死。如有哪一个不服从的，立即将他消灭，这样你就唾手可得王位了。”

州吁顿时眉飞色舞起来，着令石厚去部署一切。

次日一早，桓公便出发了，州吁把他迎入公馆里去，筵席早已摆好，客气一番之后，州吁便躬身向桓王进酒，说：“兄侯远行，臣弟特备薄酒与兄侯饯别！”

桓公说：“又教贤弟费心了，我此行不过个把月就可以回来，敢烦贤弟暂时代理朝政，小心在意！”

“兄侯放心，小弟会特别小心！”州吁说完，忙斟满一杯酒，奉给桓公，桓公一饮而尽，亦斟了杯酒回敬州吁，州吁双手去接，诈为失手，酒杯跌落於地，慌忙拾取，亲手把杯子洗涂，桓公不知就里，叫左右另取一只酒杯来，想再敬州吁一杯，州吁乘机踏过桓公背后，掏出刀子，向桓公背后猛刺，桓公便这样当场被杀死。

随行的臣子，大吃一惊，但平时已知道州吁的武功非同一般，石厚又引军把公馆团团围住，自知不能反抗了，只好投降归

顺。

州吁很快就把桓公的尸体埋葬好，向外界说是得了急症暴卒的，于是自立为君，拜石厚为上大夫，他的二哥公子晋着了慌，也逃到邻国去求庇护。

州吁即位三天，听到外边沸沸扬扬，都在传说他弑兄夺国的事，因此又和石厚商议起来，他说：“你听见外面的话没有？全国人民都在说我的坏话了，看来，惟有施展武威向邻国打回一次胜仗，借此来压制国人的反抗情绪。你说应向哪一个国家动兵呢？”

“那自然要攻打郑国，郑国侵略过我国，正好趁机报仇雪耻！”石厚很高兴地回答。

他们计议停当，立即动员向郑国发动攻势。在五天内果然打了一个小胜仗，石厚便下令班师。

“为什么？”州吁惊讶地问，“大军还未接触就要班师？”

石厚请州吁屏退左右，秘密地告诉他：“郑国的兵素称强悍，我们没有什么胜利把握。现在打了个小胜仗，足可以向国人示威一番了。何况主公登位未久，国事未定，若久留在外，恐怕国内有变乱呢？”

“你真想得周到，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哩！”

于是石厚得意洋洋地下令班师，叫兵士沿途高唱凯歌，拥着州吁浩浩荡荡地班师回朝。

可是，国人仍然不拥护他们，还到处作冷嘲热讽的咒骂。

“打了胜仗回来，国人还是不服从，还有什么办法？”州吁又问石厚。

“那只有这样：我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国人对他很尊重，不如主公把他再征入朝，给他一个重任，国人一定没有话说了。”

“对！我几乎忘记了。”

州吁即命人带了很多名贵的礼物去聘石碏入朝议事。

石碏推辞说：“我年老了，病又一天天地沉重下去，就是上

朝也难以历行公事。……”

州吁又问石厚：“你父亲已托病不肯入朝，我想亲身去向他请教一个办法好不好？”

“主公亲往，他也未必愿见，还是我回家去一趟，代主公先说句好话，看他的意思怎样！”

石厚于是回家去了。石碏就问他：“新主要召见我究竟为什么？”

石厚告诉父亲，说：“就因为国人对新主没有好感，诚恐王位不稳，故想请父亲决一良策！”

“这有什么困难？”石碏说，“凡是诸侯即位的，必先禀告王朝才算真王，如果新王能得到周天子的诰命，国人还会说什么呢！”

“这意见十分好，但现在无故入朝去，恐怕天子会起疑心，最好先着一个天子面前说得起话的人去疏通一下，但谁可担当此任呢？”石厚说完，向父亲投下希望的一瞥。

“那还不容易？”石碏抖擞一下精神说，“目前周天子最相信的是陈国的桓公，只消他说，包会成功。如果新主能亲往陈国走一趟，央陈桓公帮帮忙，这件事绝不会失望的。”

石厚把这番话告诉州吁，州吁不胜欢喜之至，立即备好礼物，带了石厚到陈国去。

石碏和陈国的大夫子针很是相好，他见机会来了，乃割指沥血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心腹人带往陈国，秘密交给子针，托他转呈陈桓公，陈桓公拆开信，这样写着：

“外臣石碏百拜致书陈贤侯殿下：卫国祸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祸。此虽逆弟州吁所为，实臣之子厚贪位助桀。二逆不诛，乱臣贼子行将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迈，力不能制，负罪先公，今二逆联军入朝上国，实出老夫之谋，幸上国拘执正罪，以正臣子以纲，实天下之幸，不独臣国之幸也。”

陈桓公看罢，便问子针：“你看这件事咋办？”

子针毫不考虑地回答：“我国和卫国素相亲睦，守望相助的。卫国的不幸，亦即我国的不幸。他们来，乃是自来送死，切不能放他们回去！”

“好，就这么办！”

于是便定下擒州吁之计。

州吁和石厚威风凛凛地到了陈国，陈国桓公特派公子佗出郭迎接，安置他们在一间华丽的馆舍里，致陈侯仰慕之意，并请第二天在太庙里接见。州吁见到主人这么殷勤客气，心里非常欢喜。

翌日，太庙上摆设得严肃堂皇，陈桓公站在主位，左右文官武将排列得很整齐。

大夫子针先陪石厚到来，一上石阶，石厚一眼瞥见门口竖立一个白牌，写着“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得入此庙”14个大字。顿时心里一怔，回头问子针：“立这个牌是什么意思？”

子针很有礼貌地向他解释：“这是上几代立下来的规矩，已经有几十年了。”

石厚才把心放下。不一会，州吁驾到了，站在宾位，赞礼的高唱，请入庙去行礼。州吁把衣冠一整，方要鞠躬行礼。子针大声高呼：“奉周天子命令，擒拿弑君贼州吁、石厚两人，余人俱免！”

话声未完，已先把州吁拿住，石厚急忙拔剑想抵抗，一时着急，拔不出鞘，只用手格斗，打倒了几个人，但埋伏在左右壁厢的武士一拥而上，把石厚也捆绑起来。

门外的车马随后，一时不知所措，子针出去向他们抚慰一番，并当众宣读石碏的信。大家才知道是卫大夫石碏主谋的，便一哄而散，跑回卫国去。

陈桓公想将州吁、石厚就地正法。左右臣子都异口同声说：“石厚乃石碏的亲生子，况且这件事又是他发动的，未知他的意

思怎样，不如请他自己到来，把两人交还给他亲自处置好了，才可以避免误会。”

于是把州吁和石厚分别监禁起来，连夜派人到卫国去通知石碚。

石碚自从告老居家之后，未曾出过门口半步，今早见陈国有使命到，心里便明白一切，即令人驾车伺候，准备上朝，再派人通知各文武官员出朝相见。

各官员见石碚破例要上朝议事，很是惊奇，便怀着焦急疑惑的心情齐集在一起。石碚到来了，当众宣读陈侯的来信，谓州吁和石厚已被陈国拘禁了，专等卫大夫去亲自发落。

“各位都明白一切了，要怎样处置这两个忤臣逆子？”石碚问。

“这是国家大计，全凭国老主张是了。”群臣齐声答。

石碚继续说：“两个逆徒罪恶昭彰，俱杀无赦！不明正典刑，何以谢先灵？有谁肯到陈国去诛两逆贼？”

右宰丑站了出来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州吁此畜生，我去解决他！”

有几位大臣跟着说：“主谋人州吁明正典刑是天公地道，但从犯石厚，你可以从轻发落。——”

话未说完，石碚将眼一睁，拍案大叫起来：“州吁之恶，皆由逆子所酿成，各位说要从轻发落，岂不成怀疑老夫徇私？我要亲自去，亲手杀此不忠不孝的逆贼！”

家臣孺羊肩连忙说：“国老不必发怒，我愿意去执行国老的命令！”

他两人赶到陈国，谢过陈侯，先后去执行任务。先把州吁押赴市曹，州吁对右宰丑说：“我是君，你是臣，安敢犯我？”

右宰丑说：“你兄长为君，你为臣，你却把他刺死了，我现在不外跟你学一学罢了。”

说完，一刀下去，州吁顿时身首异处。

孺羊肩把石厚押出来，石厚向他求情，说：“我自己是知道死有余辜的了，但事到如今，只请你把我押回卫国去，见一见父亲的最后一面，然后就死！”

孺羊肩说：“我奉你父亲命令而来，即就地正法。你如要见见父亲，我带你的头回去见见好了！”

不由石厚再说，一刀从脖子里擦过去，什么都完结了。

骊姬诬陷晋公子

春秋时，晋献公征服骊戎，骊戎以二女献，长曰骊姬，次曰少姬。

骊姬长得非常漂亮，多机智，把献公迷住，日夜不离。不久，生下一子名奚齐，少姬亦生一子名卓子。

献公因惑于骊姬，爱妻及儿，想立奚齐为太子。他把此意对骊姬说了，她心里很欢喜。又想到已立了申生为太子，和重耳、夷吾等兄弟又那样友爱，这三人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在名义上也是母子关系。今一旦无故变更，恐君臣不服，滋生祸端。乃跪在献公跟前哭起来，说：“太子申生并无大过，名闻诸侯，没一人说他的坏话，若为了我母子而将他废了，人家必说我迷惑了你，我宁可死了也不愿负这个罪名！”

献公听她说的通情达理，大赞她贤淑。

骊姬表面上做得很是光明磊落，暗地里却买通了一班佞臣梁五、东关五、优施等人，日夜商量陷害申生等兄弟。

不久，由东关五出面启奏，把三位公子调开，远离各地。申生往曲沃，重耳往蒲成，夷吾往曲城，以便逐个收拾。

跟着又威胁一班老臣与申生等疏远。

孤立的政策做好了之后，骊姬便对献公说：“申生是我顶心爱的儿子，他在曲沃几年了，我朝夕惦念他，还请叫他回来见见面吧！”

献公是一个色迷心窍的人，还以为骊姬真心，便派人往曲沃叫太子申生立即回来。

申生是个知书识礼的孝子，他回来拜见过父亲，又入宫参见后娘骊姬。骊姬摆酒招待，言谈甚欢。第二天，申生又入宫叩谢，骊姬又留他吃过了饭。没想到，当晚她便在献公面前哭哭啼啼编了套谎话。

“怎么啦，是谁欺侮了我的美人儿？”

“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是申生，他怎么啦！”

“不是他又是谁？”她哭得更大声了，我一片好心叫他回来见见面，留他吃一顿饭。谁知他几杯酒落肚便开始调戏我，还说：“我父年老了，你又年轻！”我当初很生气，想将他教训一顿，可是他又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我家祖传的先例了，我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父就接受了他的妾；现在我父老了，不久就要回老家，照理说你不归我又归谁？”还想把我搂住亲，幸亏我躲得快，不然的话，——我不想做人了！”说罢，扑在献公怀里乱捶乱打撒起野来。

“岂有此理！这畜生竟敢如此猖狂？”献公怒冲冲地说。

“喏！他还说明天约我去花园谈情说爱呢！你不相信的话，可去跟踪一下就明白了。”

到了第二天，骊姬又召申生入宫，带他去花园看花。她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周身香喷喷，把蜜糖涂满头发，一路行，引来无数蜜蜂蝴蝶，在她头上飞绕。骊姬叫申生过来给他赶散这些狂蜂浪蝶，申生从命，在她后面手挥袖舞。

此情此景，献公已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他怒不可遏，立即

叫人绑起申生，推出去行斩，弄得申生满头冷汗，莫名其妙。

骊姬又跪在献公面前说：“你明白真相就行了，切不可处决他。因为他是我叫回来见面的，若杀了他，君臣定说是我下的毒手。何况这是家事，屎不臭挑起臭，传出去不好听，还请饶他这一遭吧！”

献公无可奈何，下令：“赶这畜生回曲沃去！”还派人跟踪侦查他的所作所为。

没过多久，献公出城打猎去了，骊姬派人去通知申生，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妈妈齐姜向我哭诉，说她在地府里挨冻受饿，十分凄凉，你做儿子的应该给她祭祀一番。”

申生这位孝子，自然听话。齐姜的祀祠在曲沃，乃就地拜祭。并且照例把肥肉和祀酒送给父王，以尽人子之礼。献公打猎未返，这些肥肉祀酒只可留在宫中。

过了六天，献公才回来，骊姬在酒肉里加上毒药，献给献公，告诉他：“我曾梦齐姜在地府受苦，你又出了门，便托人禀给太子知，叫他去祭祀亲母，现在申生把肥肉祀酒送来了给你尝尝！”

献公拿起酒要喝，骊姬却说：“酒肉是外来的，不可大意，试一试才可！”

“对！”献公顺手把酒泼在地上，忽然冒起一阵烟。

“咦！怎么？”骊姬佯作不知，再割了一块肉丢给狗吃，狗吃了连叫都不叫一声，就四肢朝天死了。又拉过来一个小内侍，要他喝酒，小内侍不肯，夹手夹脚强灌下去，顿时七窍流血而死。

“天呀！天呀！”骊姬喊起冤来了“谁料到太子为什么这么狠心，要毒杀父亲了。国家始终是要传给太子的，父亲年纪老了，多等一两年都不行了。”立即跪在献公面前，泪流满面，呜咽说：“太子此举，无非是对付我和奚齐母子，请把此酒肉给我吧！我宁可代你死！”

说完，一手取过酒来，想倒进口去，献公眼快，把酒抢过来，